



文獻

二百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契丹本

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

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

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屍

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

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

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盛後魏初

大破之遂逃竄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

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

和龍郡今柳城郡

多為寇盜。魏太武帝

真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東北群狄悉萬丹部。阿大

何部。伏弗郁部。羽林部。日連部。匹黎部。比六于部。各

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

密雲

今齊受魏禪。入貢不絕。天保四年。犯塞文宣北討大

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其後復為突厥所

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

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失信遠人。乃悉給

糧。令還本部。勅突厥拊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

北逐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首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

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埜統之。契丹

殺吐屯而遁。循大業七年。遣使貢方物。唐武德中。其

大酋孫敖曹等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邊。後二

年。君長上名馬。豐貂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

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

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

會復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師窟哥率其

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

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

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武太后萬

歲通天元五年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

督府屬今柳都

城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萬榮殺都督趙文

翹舉兵反陷營州

城今柳

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

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

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硤石黃

麋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于賊李盡忠死孫萬榮

代領其眾攻陷異州

今信都郡

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

州屬縣

今河間郡

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

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官

軍又大敗李傑

沒於陳宏暉弃甲而遁又命河內

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為副

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破之萬榮為其

家奴所殺其黨遂潰乃附于突厥開元初盡忠從父

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來降玄宗賜丹書

鐵券五年以宗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李

失活失活死以其弟娑固襲封後為其首可突于所

殺奉娑固從父弟鬱于為君詔即拜鬱于襲封以宗

室出女慕容氏為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吐于

為可突于所逼來奔可突于奉其弟邵固統眾詔許

襲封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為王脅奚眾共

降突厥。詔幽州長史范陽節度使趙含章等八總管兵擊之。大破其師。可突于走。明年復寇邊。幽州長史張守珪圍之。可突于為其下所殺。支黨皆散。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為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為鄉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

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大和開成。問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戌始復內附。拜雲臺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寤。又彊習

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其居曰。集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當唐之末。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類沒部。六曰內會鷄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

不敢爭其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

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藥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食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慕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約為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既而背

約。遣使聘梁。稱臣。約共滅晉。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契丹寇晉蔚州。又攻破新州。莊宗遣周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業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曰每月朔日。東向

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併擊已。乃遣子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鎮州金帛山積。姬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乃空國入寇。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遂攻中山。渡沙河。莊宗自將鐵騎五千。乘虜散走。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乃引兵去。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憇中國乘其虛。乃遣聘使唐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

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問坤以洛陽之變。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而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豈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尔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

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謚阿保為大

聖皇帝。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遣使聘唐明帝厚禮之。遣使報聘。會定州王。都凡求援於契丹。契丹遣禿餒。煎刺將兵援都。唐遣王晏球破定州。擒禿餒等。斬之。擒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夫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後又更姓李。名贊華。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

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煎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丹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西涿疇，米礪長，揚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火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幽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

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侍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稱臣以父事之。約事捷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兵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唐兵大敗，遂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為皇帝。敬瑭自

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先時唐廢帝遣趙德鈞并其子延壽將兵禦契丹。德鈞陰遣人聘德光立求已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遂執德鈞父子而去。後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反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揚光遠。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

晉出帝親征。遣李守真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揚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

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騎皇甫遇等禦之。過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征。契丹歸至虎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

大將各筭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

貞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尔。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

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探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於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

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磔犬掛皮以為獸。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袵。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帝。故契丹擊晉。延壽所為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燕王如故。三月丙戌朔。德光服

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左右曰。漢家儀物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耶。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熟。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制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

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枝。為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尔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

賜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永康王元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元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唐。元欲留不從。號永康王。性殘忍。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書。契丹兵助晉攻唐。唐廢帝殺突欲。晉高祖入京師。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元欲從至京師。德光死。樂城。元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籥于元欲。元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兵猶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

元欲召延壽飲酒。誘而鎖之。籍其家。乃宣德光遺制曰。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奔汴州而北。元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耶。乃率兵逆元欲。廢之。元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與其祖母述律相拒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元欲元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

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屍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屍曰。侍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霄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疆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火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官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

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後。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威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部都虞候韓通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艘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已還漢。又何惜耶。

歐陽氏五代史記論曰。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

至新武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耳。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

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

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莠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皆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醮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劉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

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嚴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

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水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披皮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其韋地多銅鐵金銀。其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光嗥。其

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以為陷虜記云。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六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契丹中

宋太祖皇帝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先是五代募民盜戎人馬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乃令盡還所盜馬仍禁民毋得出塞外盜者未幾虜衆入寇棣州刺史何繼筠擊敗之獲馬四百匹乾德二年命昭義軍節度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韜以城降虜寇平晉軍三年四年俱寇易州開寶二年車

駕征河東。虜兩道率衆來援。何繼筠韓重贊等敗其師。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以為左羽林將軍。仍領涿州豐州刺史。王重安上言。契丹日利月利等部凡一十六族。歸款詔官其首領。是歲述律為帳下所殺。國人立兀欲之子明記。號明照王子。稱天贊皇帝。改元保寧三年。六月。虜六萬騎寇定州。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人赴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小却。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衆。值暮夜入保遂城。虜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衆

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嘗謂左右曰。若虜敢犯邊。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此虜盡矣。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言欲講和之意。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八年三月。遣使來聘。太祖召見。宴賜禮遣之。詔太常丞呂端報聘。自是始交中國。八月。又遣其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厚賜之。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

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十二月。又遣使獻御衣及馬。賀來。年正月。詔遣宋準等報聘。九年二月。其使耶律延顛來賀長春節。五月。命田守奇等報聘。是歲十二月。以國哀遣使來修賻禮。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賀太宗即位。四月。又遣使奉貢。助太祖山陵。五月。令起居舍人辛仲甫等報聘。繼又遣使來賀乾明節。自此聘使不絕。四年二月。車駕征河東。次趙州。遣其臣耶律拽刺梅里奉書問起居。俄而虜騎數萬寇石嶺關。以援晉陽為郭進所敗。及太原還。上親征幽州。虜聞上之至。皆不敢居城中。及數萬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十餘級。餘黨遁去。虜渤海兵三百餘人來降。未幾。其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延素率官屬十四人降。以延素為右監門衛將軍。又其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降。自王師之入虜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傳於城下。命諸將攻城。定國軍節度宋偓。南面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保靜軍節度。劉遇。東面定武軍節度孟玄詰。西面旬有五日。以士卒疲頓。班師。十月。大寇關南。劉延翰。崔亮。進。惟翰等三將會兵。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戎馬兵器甚衆。十一月。嵐州。忻州。皆破其師。五年三月。十萬衆寇代州。

為潘美楊業所敗。俘獲甚衆。十一月。契丹萬騎寇雄州。車駕北征。次大名。虜遁去。上乘勝欲討幽州。李昉、扈蒙等以為大兵所聚。轉餉是資。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躪。尤極蕭然。恐不堪調發。乃下詔南歸。六年。正月。九月。俱寇易州。擊退之。七年。明記卒。偽謚景宗。孝成皇帝。子常王隆緒立。纔十二歲。母蕭氏專國。是歲。五月。虜三萬。三道來寇。一襲鴈門。潘美擊破之。遂北入其境。破其壘。三十六。一攻府州。折御卿大破之。於新澤擒酋長百餘人。斬首七百級。一寇高陽關。崔亮進擊敗之。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十月。

詔禁民入北界。擄略及竊盜。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之物。送還。十二月。日利月利沒。細兀瑤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徙歸附。豐州刺史王承美出兵迎之。與虜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八年。二月。承美又破其師。遂北至青塚。降者三千帳。獲羊馬萬計。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虜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蕭氏。蕭氏行不正。私於大將韓德讓等。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其說為然。三年。正月。大發師出塞。進討曹彬、崔亮、米信等。趨涿州。田重進等趨飛狐。潘美

楊業等出鴈門。尅期齊舉。彬等所向克捷。多所虜獲。降其招安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頽等。邊民有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又詔出賞格募民應接王師。擒獲虜中首領。自是應募者衆。初師出之日。上謂彬等曰。潘美等但先取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不暇為援於山後矣。及王師入虜地。美果下寨朔雲。應等州重進取飛孤。靈丘蔚州。山後要害之地。多得之。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甚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慮斷饑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且盡。還軍以援供饋。彬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虜功少。於美等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褭。五十日糧。復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乃還師境上。大軍之退也。無復行伍。將至岐溝關。虜騎追及與戰。王師不利。彬等收餘師。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奏至。詔以諸將所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召彬彥進信赴闕。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雲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戶。及其土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於河南。

孟曹汝潞等。州處之。是冬寇易州。州遣強壯指揮使劉鈞。率兵襲岐溝關。破之。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復寇代州。為副部署盧漢禛擊破於士鎧堡。斬首二千級。生擒五百人。獲馬千匹。四年正月。復入寇三關。自曹彬失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思宿將劉廷讓。宋握。張永德。罷節制。在環衛。欲令擊虜。自効。遂遣廷讓屯雄州。握屯霸州。永德屯定州。廷讓與虜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沒焉。虜復入深祁。陷易州。殺略甚衆。又寇定遠軍。城中兵少。人心甚危。知軍著作都曹諫慮不能守。殺數人乃定。虜遂引去。上為下哀痛之。詔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每遣屯守上。必授以成筭。端拱元年十一月。復寇中山。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豐王承美言契丹頻歲略州境。族帳。漢民皆奔毛駝山東黑山以避之。承美皆以州兵擊退。詔書褒美彬等。師既不利。虜復取雲應朔等州。二年。詔緣邊作方田。頒條置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柵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明年虜遣人至雄州。求通好部署。劉福以聞上。令許之。既使卒不至。至道元年正月。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鬼族。十六

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先是虜與賊遷相結以窺邊境上。密授成筭於府州。折御卿為之備。至是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以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為州兵躡其後。虜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大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土渾大將一人。德威僅以身免。勒浪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款塞內。附令御卿將兵迎之分處於河南。自府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凡得精甲萬餘騎。以馬尾為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四月。數千騎寇雄州。為何承矩所敗。梟其鐵林。大將一人。真宗咸平元年。契丹于越王五寨監使馬守玉等百七十口。內附上。召見問勞。守玉等自言苦暴歛重役。遂謀向化。詔賜衣服繒絲。給近甸良田處之。是冬。虜衆萬騎來三路。先鋒逆擊於廉良路。殺二千餘人。獲馬五百疋。十二月。詔親征。上御鎧甲於中軍。命樞密使王顯押後。隊橫亘數十里。督諸將進戰。虜襲冀州。州兵擊於城南。斬千餘人。奪馬萬餘疋。又府州率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寨。盡殺帳下。焚獲不可勝計。三年。虜縱掠高陽關。具異都部署范廷召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盡奪所掠老幼而還。四年。十

一月戎人逼威虜軍王顯等。全師至大破虜戮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獲甲馬甚衆。餘奔北號慟滿野。自此歲侵邊界所在擊走之。六年七月。偽供奉官李信來降。言其國中事云。明記四子。長即隆緒。次隆慶。隆裕幼。鄭哥早亡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萬八千餘騎。其偽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餘。常衛戎主九萬二千九百餘。即入寇兵也。其國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

五百五十里。至古遼陽城。即號為界東京者也。又京北六百里。至烏菴國。其國用漢文法。使印八角而圓。又東南樓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官。賜器幣冠帶。上召鎮安軍節度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向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戎人入寇。蓋亦常事上。如太宗朝。亦有城堡陷。然後不能為害。願專責將帥。不須戎輅親舉。景德元年。閏九月。虜主與其母。舉國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攻保州不利。別部寇岢嵐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月戎主與

母率衆至唐河三路。都部署王超按兵以待。既而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虜遂南熾。攻圍瀛州。詔威虜尙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寨部署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既而大破。虜衆捷奏連上。十一月虜衆急攻瀛州。晝夜鼓噪。大設攻具。負板秉燭。驅奚人乘城。城上發礮石巨木擊之。皆墜戎首。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為城兵所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計。又以遊兵逼冀州城。知州王璵擊走。虜衆猶二十萬。詔諸路兵會天雄軍。車駕北巡。以山東南道節度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

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為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為鈐轄。武寧節度駙馬都尉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侍衛步軍都虞候王隱為都鈐轄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及令諸路將帥速赴行在。又詔滑州張乘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夫鑿河水。又出陣圍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既而虜衆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王師既成列。都排陣使李繼隆等分伏勁弩以控要害。其貴將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方為先鋒。異旗幟出行陣。督戰伏弩齊發。矢中額而墮。暮夜至寨。死虜

大挫。虜退。却不敢動。初定州路。副都部署王繼忠戰敗。陷虜。虜授以官。繼忠嘗為虜言和好之利。至是雖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中書。詣莫州。部署石晉。且致密奏一封。達闕下。上覽奏。以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許。虜之攻瀛州也。繼忠復附奏乞遣使議和。乃命曹利用持書往至。大名王欽若疑虜不誠。留之。不遣。繼忠又奏。言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之至。乃詔督利用前去。利用至虜營。戎母禮遇甚勤。遣飛龍使韓杞。隨利用至行闕。先是繼忠上章。及杞至。皆以求關南地為名。上以事在前。朝不許利。用。至契丹帳。數沮割地之議。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虜主請以兄事上。遣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來聘。杞與東之來。皆言國母。附問起居。以其專政。自是皆致聘。問每歲別以金帛遺之。令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報聘。遺以衣服茶藥金器等。東之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部署及諸州軍勿出兵。縱契丹還蕃二年。春詔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南北界貿易。瀛代州。部送契丹降人。詔以請盟後者。還是年以其母生日。遣孫瑾等。往使戎主。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僅等。

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厚。僅等辭還。賫以器服及馬五百餘疋。自郊勞至於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十一月契丹母及其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又遣使來賀。來年正月遣使報聘。如之。自是歲以為常。四年戶部員外郎李維使還言。虜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官屬隨帳。自辦器械糗糧。自是遇漢使益厚。大凡蕃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割慘毒。虜主嘗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太中祥符元年契丹置館於拒馬河北。以候朝使。二月戶部副使宋搏使還言。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庫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垣墻。宮中有武功殿。其主居之。文化殿。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然蕃夷性不檢。每宴集有不拜而懈惰者。二年十二月蕭氏卒。遣使弔奠致賻。是年其相韓德讓死。德讓專政有智略。契丹推服。自蕭氏卒。德讓繼死。虜主闇弱。隆慶尤桀黠。衆心附焉。其年契丹將伐高麗。命所部南北大王皮室。乙室。頻畢。太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賊車二千乘。凡調發先下。令使自辦兵器。駝馬糧糗。故其抄略所得不補所失。又索境內漢口有罪者。配軍為驍民。皆嗟怨。十月遣使來告征。

高麗十一月虜主自遼陽親伐高麗大為高麗敗覆
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太半乃令幽薊選士
人以補其乏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署中京又置上
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
四十里至新城縣右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
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
六十里至幽州偽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
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
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
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遊觀

成南門內有于越王解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
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
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
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温餘河大夏坡坡西北耶涼淀
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治
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
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
於此過冬自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記
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渡河九十里至
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殼弓

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之所。寂為隘東。然幽州東趣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卿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也。過烏滦河。東有滦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芥萊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追。所居屋皆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荆為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麻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北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庫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衢。通闕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閭闔。城內西南隅岡山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壁亦務耕種。但有

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索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糲糲自中京。至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館。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鞞尚在。長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鐘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文餘。即有堅水。天禧四年。工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緩充使。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

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
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殺獯河館過惠州城二重
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舍倉廩人多漢服七
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北入山少
人居七十里至內都烏館蕃語謂山為訥水為烏七
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
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度土
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
處國主曾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
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

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及歷荆榛荒草復度土
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地之所東向設
壇屋署曰省方殿無階以壇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
又設氈屋署曰慶壽殿去尚山遠國主帳在氈屋西
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胡人而坐獵則
以捕獸蕃俗罩魚設氈廬於河之上密掩其門鑿冰
為覈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失者迴至
張司空館聞國主在土河上罩魚以魚來饋是歲隆
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
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

幽都縣。為死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皆胡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羶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穿袍。加義襴。繫鞞鞞帶。以黃紅色條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簷不揪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皂幅巾。紫穿袍。束帶。大夫或綠巾。綠花穿袍。中單多紅綠。芭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絮。曰賤者。被貂毛羊鼠沙裘。可以皮為弦箭削。樺為鞞。鞞鞞輕缺。於馳走以貂鼠。或戴項鴨頭為扞腰。

契丹下
按三朝契丹傳所言。自幽州逸北。至遼主所都中京上京道里。與五代史四夷附錄所載胡嶠所述小異。故並錄之。以俟參攷。

乾興元年。真宗崩。遣使告哀。并贈以遺留物。虜主隆緒聞訃。發哀甚慟。遣使來弔。祭隆緒。又謂其國后。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汝得名通中國。并以珠珂等物。獻太后。又設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易之。又遣使來賀。登極。隆緒

卒立二十四年。年六十一。謚天輔皇帝。廟號聖宗。遣使告哀。帝及太后各北向舉哭。詔為罷朝七日。京師及邊州禁樂七日。遣使祭奠弔慰。隆緒歲獻方物。皆親閱。必使美好。中意守約甚堅。未嘗稍啓邊隙。既卒。其第八子宗真立。小名木不孤。為皇太子。及即位。軍國事專制於其母。順聖元妃加號曰法天皇帝。太后慶曆二年。元昊未平。宗真知中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使蕭英。劉六符來致書曰。大契丹皇帝致書兄大宋皇帝。惟瓦橋關南。本石晉所割。而柴氏狂謀。掠我十縣。自太祖創業。始通隣好。及太

宗繼位。才定并汾。而無名興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之。獲退。自是穆鎮國強兵南北。王府歲有成境之勞。備渝盟之事。竊審專命將臣。薄伐河右。且李元昊稱藩尚主北朝。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報。况營築長隄。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嫌。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願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使者至。雖以請地求婚為言。而其指頗欲邀歲賂。仁宗重用兵。遣富弼符惟忠報。以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惠養天下。與大契丹弭兵講好。

通聘著盟。迨于續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貽及緘問。言瓦橋內地。晉陽故對石氏所割。周朝所復。皆事繫累代。安及本朝。况太宗皇帝親征。劉繼元而北兵來援。以至交鋒石嶺。是以有幽薊之役。元昊我之叛臣。鄉議討除。已嘗遣杜防郭稹。傳道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澤。蓋霖潦衍益。當致繕防。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宜遵先志。共保隣權。初虜在捺鉢。沒打河。弼惟忠。見行帳。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群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所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宗真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大臣之家。而壯士健馬斃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

必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上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旱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齎送不過十萬婚。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同張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及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母廣開。塘淀增屯兵騎。容受叛士。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追至武彊。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反命。乃密啓觀之。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

屬官蔡挺馳白執政上亟召對弼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夕易書而行既至契丹宗真求誓書用獻納二字弼力折之宗真知不可乃罷且約今元昊復來臣自此遂增銀絹為五十萬時契丹實惜盟好持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師而宰相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過厚其後遂為無窮之敝虜既得增幣因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為貴官四年元昊納契丹降人契丹問罪遣使來告出師皇祐元年遣使來言師還告捷四年以契丹賀乾元節書嘗去國號而稱南北朝詔兩制臺諫官議以為講和以來

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荅書復稱大宋大契丹至和元年使來言通好五十年宗真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欲交馳畫像庶瞻覲以紓兄弟之情二年遣以馴象二年四月遣使賀乾天節因持宗真畫像來其年八月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謚文成皇帝廟號興宗詔輟朝發哀禁樂遣使慰奠皆如故事宗真性輕佻嘗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子洪椿立嘉祐元年來聘再求聖容又以洪椿

像來詔許之。六年五月。詔河北。緣邊安棧。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禁詰之。契丹驅所犯人。榜境上。及隆緒統和二十四年。亦下。令禁約。其後北人。或自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入涿易。邊吏因循不能止。至趙滋守雄州。遣人射殺其人。破其舟。遂嚴捕魚之禁。自慶曆增歲賂契丹。浸驕而貴。臣杜防將死。又教契丹以辨爭小事。無輒置使中國。常為我所撓。則金帛時至。持久之術也。自此使者之來多。頡頏爭禮。被邊數侵禁地。又為石墻於銀坊城。以動真定之北寨。越耕薤子平。夜遣人拔我容城柳。朝廷待以異類。雖加鐫諭。亦不闕。直取必而塘水。益廣兵備。甚飭矣。契丹每歲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鵠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徑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効鹿鳴。既集而射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中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敝史。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分領

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鈴轄。遙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太師。一百六。百九。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藉為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剽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為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像。朔望節辰。

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節。十官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厥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譚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瑟。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

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云以法雷震自阿保機相承二百餘年。盡有契丹奚渤海及幽燕雲朔故地。四面與高麗安定女真黑水灰國屋惹國破古魯阿里眉鐵离靺鞨党項突厥土渾于厥哲不古室韋越离喜等諸國相隣。高昌龜茲于闐大小食甘州人時以物貨至其國交易而去。土宜羊馬馬庫而善走人能寒苦而衆。故諸國憚之。每正兵一名。自備馬三疋。韉鞍馬甲皮鐵視其力。人鐵田九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錄。鉞斧小旗鎚錐。火刀石馬。孟紗袋搭鈎氈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紗一斗。以九月末南來。十二月退散。伐桑柘園圍。焚燒室屋。虜掠老幼婦女。所過城邑不可擊者。聲言治攻其脅。使自守不出。每城門輒以百餘人刺候。或城中突出力不敵。則走還集衆兵。往聞號簇門兵。津濟徑路皆巡視絞絡。若攻城驅所掠老幼。運薪土塞池壕。引滿以居其後。置陣必預度山冰地闊狹。馬五百。或七百為隊。每十隊次第更進。以一隊奔突。哮噉擾我軍疲困。則退而飲食休息。新羈者進回環不已。又以草穀家丁揚塵助聲勢於其旁。官軍多步兵。

文獻通考卷之百四十五
三十一
裹糧負甲。退而食息。又為所乘。若累日不解。則困于賊。戎主則以精兵自隨。命曰護駕兵馬。其大畧如此。自隆緒改元。統和至二十九年。改開泰。訖九年。明年改太平。至十一年。宗真立。改景福。明年又改重熙。重熙二十三年。洪基立。改清寧。清寧九年。即治平四年也。英宗崩。遣使弔祭。神宗登極。遣使來賀。既而修涿易二州城。增兵馬。葺器械。積芻糧。而燕民數漁我界河。至遣兵遮護官軍。相與鬪射。或追焚其舟。又創造邏騎。越拒馬河。入歸信容城。兩屬地內。緣邊安撫。王臨請於保州塘灤。西築隄植木引水。種稻為方田。作

溝以限戎馬。熙寧初。王師取熙河。置河北三十七將籍。保甲廣武備。洪基疑焉。數欲辨爭小事。以嘗試中國。七年。遂遣蕭禧來致書。謂蔚應朔三州土田。昨安鋪舍。南北永標於定舍。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申。輒為侵擾。或營修戍壘。或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勲賞。深越封陞。令屬省巡。遂今按視。備詳端貫。盡合拆移。爰遣介軺。特垂緘報。據侵入當界地里。所起鋪形之處。早今毀撤。却於久來元定界至。再行安頓。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於信誓之間。且無違爽。禧自雄州來。知州王慶民。以誓

書不許泛使入境。拒不得進。慶民卒。後守周永清遂納之。二月禧到闕。以河東地界為言。且及雄州修城。白溝驛創箭窗。及趙用越境。事帝面諭。以三州地界。當遣官會北朝。官檢視定奪。雄州外城。自嘉祐年中。因舊繕修固。非創築。有違誓書。今當罷止其役。白溝館舍。如果有修營。並今拆去。固嘗累飭邊臣。不令生事。昨趙用擅入北境。即已降停。今郭庠侵入本界。仍復射傷戍人。理須應敵。如北朝近差巡馬。乃是創興事端。此無可施行者。禧奉詔而退。又命韓縝報聘。遣太常少卿劉忱等。會其臣蕭素。于代州境上。往復累

月議不決。八年三月。禧再來致書言上命。縝等乘驛往河東計議。禧必欲以分水嶺為界。帝患之。詔詢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不可許之狀。故事。使者留京師。不過十日。禧過期不肯行。帝遣內侍李憲。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禧猶不從。帝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用長連城為界。有公牒六十。初無指石長城。分水嶺之文。是時彥博等四人皆上章。以為不可與地。而王安石言於帝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令於分水嶺擬撥。遣使持示禧。禧乃辭去。往

時界於黃鬼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州東西失地。七百里。七月命韓縝等。往交新疆。元豐初。又以索覘人李福壽之故。妄占瓶形寨地。縱騎入塞。踐稼河東。安撫劉舜卿。以為言。尋捕得逃民。王善及妻子。皆蒙塞其耳目。械以還之。然猶時有亡命者。若于惟孝。程隆。程岳。武備。翟公。僅輩。皆嘗刺其陰事。以報我。及告捕姦。邏懼而來歸。朝廷悉命以班行處之。江南洪基能守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幸其臣耶律英弼。英弼與太子濟有隙。濟畜甲士謀殺之。其母與琵琶工通。英弼又引洪

基視之。毋自縊死。濟有遺腹子。延禧時未生。故免於難。英弼益專恣。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子。其後國相梁益介殺英弼。坐死者千餘人。乃立延禧為太孫。元符二年。遣泛使蕭德崇等至時。方討夏國。故為其游說。帝亦遣使報之。而不從其請。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遣使來弔祭。聘賀如故事。明年正月。洪基死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為壽昌。至七年。終廟號道宗。詔輟朝禁樂。遣使弔祭如故事。建中靖國元年。延禧即位。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崇寧中。朝廷討

西夏夏人求救於遼遼遣使來蔡京為相隄度所以
來之意議先遣使往乞師以塞其請延禧得乞師之
書怒曰我本遣人往南朝和解今番來借兵用相玩
爾五年又遣使來議夏國疆界後乾統十一年改元
天慶是歲政和元年也自延禧在位貪縱不道諸國
附從者皆有離心四年八月女真首領阿骨打遂叛
集所部甲馬二千犯東境寧江州延禧方射鹿秋山
聞亂小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帥渤海兵
千人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始時州有椎易場女真以
金珠蜜蠟為市率為州人賤直彊買且拘辱之謂之

打女真至是逞憾殺城民無噍類獲遼甲三千退長
白山之阿木河延禧自秋山將之顯州冬山射虎聞
警不行十月遣樞密使蕭奉先之弟殿前都點檢嗣
先為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撥勃副之帥契
丹奚兵五千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女真對壘時北方
久無事奚契丹聞軍興皆願奮行希賞至契其孥以
從而設備女真潛度混同江掩擊之嗣先軍張皇
未及陣而兵交遂奔潰子女輜重牛羊金帛悉為所
得又追襲百里殺都押管安州防禦使崔公議商州
刺史邢穎遼人故事漢人不預軍國大議自兩戰之

敗始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琳庸皆書生無將畧。奏言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矣。延禧與之十萬命中京。上長春遼西四路課民家貲每及三十萬者調一卒富家至調一二百人。以十二月為期。民多廢產。琳庸統御無法。器仗聽從便。但持刀矛氈甲備數。而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道並進。雜以蕃軍樞密副使耶律幹。烏朶出涑河路。黃龍尹耶律寧出黃龍路。復州節度使蕭涅曷出咸州路。左祗候郎君蕭阿古出好早谷路。獨涑河一軍深入遇敵。才交鋒稍卻退。幹烏朶打以

為漢軍。遁即領奚契丹兵棄營而奔。翌日所留漢衆三萬自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將。再戰再敗。餘三道軍聞之各退保其疆。不數月盡為女真攻陷。蕭嗣先之敗也。士卒多逃歸。奉先懼其弟獲罪。妄云潰兵畏誅所至剽掠。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延禧從之。詔一切勿問。自是出征者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奔。五年延禧下詔親征其臣耶律章以延禧不道謀廢之而立其叔父秦晉國王耶律淳。謀泄延禧殺章。奴待淳如初。延禧兵至鴨綠江女真縱擊之。延禧督戰三合俱不利。衆相

隨而潰。是歲朝廷遣賀生辰。正旦使至虜庭。留兩月不見而還。延禧募渤海武勇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契丹昔滅渤海。建為東京。時留守蕭保先為政苛酷。六年渤海十數人殺保先。於是武勇軍因之作亂。還據東京。推永昌為渤海皇帝。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藩州未下。張琳州人也。請討之。募兵二萬人。自顯州進軍攻渤海。永昌兵敗遁入海。追斬之。緣邊奏虜亂。帝屢詔邊臣毋得輒有所陳。邀功生事。貽禍邊鄙。而童貫已啓北伐之議。會奉使陶悅及前通判保州張翥等言。遼雖為女真所挫。而上下未叛其國。

尚立。邊臣迎合。撰為事端。以誤朝聽。不可不察。乃止。先是延禧命叔淳為元帥。宰相蕭德恭副之。募遼東飢民得二萬人。謂之怨軍。淳嘗守遼陽。得人心。欲倚之。復遼東未出境。而兵亂。乃強率眾度遼水。欲下潘州。急攻未能拔。或報女真至。乃引還。是年夏再命淳會兵。防秋至。陰涼川聞怨軍兩營以無衣叛。十一月留大軍於衛州。疾藜山就糧。自領輕騎二千赴顯州。討叛者。次懿州。忽報女真前軍已過。乃號召大軍會徽州。八年正月。與女真遇陣未合。而潰。淳以麾下五百騎保長泊。女真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

大掠而去。又破乾顯等州。以馬疲而歸。延禧在中京。初聞敗震懼。潛令內庫哀珠玉珍玩五百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五百里馬。又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舅甥。何憂哉。所憂者。兵民被害耳。及女真歸。邊備小寬。延禧復自肆。女真遂陷黃龍府。咸信蘇復五十餘州。據遼東長春兩路。阿骨打自號大金國。遣人議和約十事。邀求封冊為皇帝。延禧付南北大臣議。蕭奉先等喜自此無患。請許之。遣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歸州觀察使張孝偉為封冊慶問使。備儀物輅冕冊。為東懷皇帝。阿骨打大怒。叱出習烈等。腰斬之。諸酋為謝。乃解猶人笞百餘。十一年改元保大。是歲宣和三年也。金人破上京。凡祖懷慶州。乾顯州境內。木葉山。遼國上世家瑩所在。皆焚劫發掘無遺。延禧有子四人。長曰趙王。母趙昭容。次曰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母元妃。晉王賢。而有人望。蕭奉先。元妃兄也。欲立其甥秦王。文妃妹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奉先疑二人欲立晉王。譖殺文妃。及撻曷并其妻。余覲懼。擁千餘騎。叛歸金國。時金人悉師度遼。而西用余覲為先鋒。二年正月。陷中京。延禧懼。即日出居庸關。入鴛鴦泊。尋問余覲至。

奉先謂延禧曰。余覩宗支也。豈欲遼亡哉。不過來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伐其姦謀。延禧惑之。乃賜晉王死。王賢死。不以罪聞者。無不揮涕。自此衆心益携。延禧畏逼。率禁衛五千奔雲中。中道稍引去。能從者。趙王。梁王。與三百餘騎。幾為敵所及。過雲中。囑留守蕭查刺曰。賊至矣。善守城。極入天德。趨漁陽嶺。入陰夾山。謂奉先曰。誤我至此。皆汝之由。汝亟去。恐人不汝容。并及我。奉先慟哭辭去。行未十里。左右追殺之。金人至雲中。查刺迎降。陰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陷淖六十里。他虜不能至。金人駐兵鴛鴦泊。經營之。涉歷時月。遼人無主。命令不通。初延禧留張琳。李處溫。與叔淳守燕。至是處溫與蕭幹挾怨。軍郭藥師等。謀立淳。三月。率燕京民數萬人入府。勸進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溫不可。淳出遽。被以赭袍。淳慟哭力辭。不得已。遂僭即位。稱天錫皇帝。下詔廢延禧。為湘陰王。燕雲平。中上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都招討諸蕃部族。延禧主之。遼國自此分矣。舊有馬數千群。群以千計。皆良馬也。上世常擇三萬匹。歲牧於雄滄兩境之間。謂之南征馬。意夸示中國及金人。又寇民馬。襄每匹價至三十萬。無

鬻者。官馬雖多。未嘗以頒將士。延禧入夾山之後。有司悉以群牧獻于金人。唯松漠以北者。為大石林牙所。有淳既立。遣知宣徽院蕭撻勃。樞密副承旨王琚來告謝。帝以延禧尚在。淳安擅得立。却而不受。初。易州涑水人董才。沉雄果敢。為鄉軍隸官。與女真戰。敗。主將欲斬之。才亡命山谷。集衆至千人。剽掠郡縣。飛狐靈丘入雲朔。至岢嵐三界。谷來歸。知軍解潛。以聞。詔賜姓名曰趙詡。以為閤門宣贊舍人。從者皆拜官。使詣童貫。詡見貫。屢言淳可取。於是貫決計出師。駐于雄州。以劉延慶為東西兩路都統制。种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稟。楊惟忠。种師中。王珩。趙明。王志。為偏裨。辛興宗總西路兵屯范村。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光世。異。景。曲。竒。王育。吳子厚。為偏裨。貫張榜招諭燕民來歸。又使歸朝官張憲等入燕。諭淳以禍福。使之舉國內附。淳執而斬之。遣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蕭曷魯。為西南面都統領。千五百人屯涿州。新城使王介儒語貫曰。欲和。即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兵相見。大暑中。無徒苦諸軍也。楊可世將輕騎進戰。師不利。辛興宗等戰于范村。復比。乃議班師。虜以敗盟。責我追至雄州北。風大雨雹。我軍不能視。薄暮始

解未幾淳卒。知中山府詹度言契丹無主。燕人願歸國。王黼力主再舉之議。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淳既死。私謚曰宣宗。蕭幹立其妃蕭氏為皇太后。后既立。幹專政。國人遂貳其易州守將王琮。涿州留守郭藥師舉二州來降。蕭后聞之。與其臣議曰。事至於此。苟可以託國。吾即從之。或言女真兵盛。勢不可遏。可以休附。或言大宋百年。歡好信誓。可倚。后曰。二說皆可行。乃遣使二國。令蕭容韓昉等使于我。又令章言中使于金。皆奉表稱臣妾。昉至童貫蔡攸。以其止納款。麾去之曰。非納土不可。昉笑曰。納款

即納土也。乃以表聞。初李處溫謂中國可仗。說蕭后。

且密約貫攸。欲以后及燕山來歸。貫攸不能周旋。其間事寔泄。或詣后告之。后殺處溫而拒王師。貫攸乃令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與我師相拒。日遣騎渡河擊我。嘗縱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既以全師抗我。則燕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即用其策。選常勝兵并西兵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銜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雜鄉人奪迎。

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不
意契丹兵尚多而我師已驕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
人諭蕭氏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至晚不解蕭幹
知我師入燕亟求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
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塚上
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闔藥師屢敗
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
騎而已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
漢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
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殲之無遺

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遁衆軍遂潰自相蹂踐而
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乃回自熙寧以來所積軍
實掃地盡矣十二月金人陷居庸關蕭后率蕭幹等
遁左企弓等迎降后東走至松亭關議所向大石林
牙欲歸延禧蕭幹奚人也欲往其國淳之壻蕭勃迭
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見之有何面目林牙命牽出
斬之於是契丹軍從林牙奚軍從幹林牙挾后見延
禧延禧先已下詔追削淳官爵貶后為庶人改姓虺
氏矣至是殺后而赦林牙幹僭號大奚國神聖皇帝
領衆出盧龍嶺攻陷景薊燕山安撫使王安中遣郭

藥師討斬之。延禧鳩集散亡勢少。振帝間使胡僧與之約。許迎至京師。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實以女樂三百。延禧大喜。會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其將粘罕。自雲中東歸。以兀室代主兵。延禧謂其去。又得大石林牙兵。陰山以三萬騎助之。謂天且中興。欲擣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自金虜入長春遼陽。車駕跳奔。當兵力全盛時。不能一戰。今舉國為所。有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畜銳待時。毋輕舉以取辱。不聽。林牙稱病。不行。四年冬。延禧携后妃二子。及宗屬出夾山南。下武州。兀室盛兵遮其歸路。戰于奄遏下。兀室復千騎山間出。後顧之。驚潰。延禧奔山。金人盡得其妻子。延禧計窮。欲投夏國。夏人不敢納。乃之小鞞鞬。五年正月。與金國將婁宿遇。時從騎尚千餘。有金鑄佛象。長丈有六尺。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竟為所及。婁宿下馬跪於前。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吳乞買封為海濱王。處之長白山東。凡在位二十五年。踰歲而死。契丹由是遂亡。自阿保機至天祚凡九代。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六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處可汗。常以吐屯潘埜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

水。蓋積子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

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

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蛟蚘。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為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出。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遠蔭為室。如突厥氈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棧。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木為室。以遠蔭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為席。編木籍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靺鞨同。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而

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月。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部部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取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為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桦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未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

大業中。並遣使朝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訥婆高。室韋。達木。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近者三千五百里。遠六千二百里。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隆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一。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殺掠而去。大和中。三朝獻。大中。中。一來。咸通。大酋坦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失傳。

地豆于

地豆于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延興三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頔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不絕。齊時亦入貢。

烏洛侯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昇。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為之。其俗。繩髮。衣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蔽野積。而無寇。

盜好獵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兒水東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入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大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為隣。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臥浮。履水浸腰。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船至北。韋鈔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霽

霽。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隣。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為侯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拔悉彌拔悉彌。一名弊刺國。隋時聞焉。在此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

二千餘。其人雄健皆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櫛屐縛之足下。櫛先叶反。屐巨戟反。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馬。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翦髮。樺皮為帽。唐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紇葉護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為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帝賜袍帶。不三年為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訖。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握地數尺深。兩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察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

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犂。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取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素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霽。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素紇者。

亦曰。烏護曰。烏訖。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阮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為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為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繇是寢盛。與薛

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欲遣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唐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疆。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嚮駭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

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渤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部為龜林思結部。為廬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臯蘭州。斛薛為高闕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奚結為雞鹿州。思結為蹄林州。白霽為寘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為堅昆府。壯骨利幹為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獨龍州。皆以首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黃金。為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玕

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坵。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坵。趾注之瓶。轉受百斛。繚盜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為唐臣。乃詔磧南。鷓鴣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湏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為賦。乃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史臺。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軍司馬之號。吐迷度後為烏紇所殺。

子。婆閏襲父所領。婆閏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燕然都護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為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吐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疆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雷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匐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奭誣暴其罪。流死。讓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奭。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乂之奔。突厥死。

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稱左右葉護。助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蜜。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咄羅勿葛。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喃。曰。葛薩田。斛盟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為先鋒。有詔拜為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凡冊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曰。眉可汗。遣頓啜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負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蕃

破之。又令其太子葉護將四千騎來。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兄弟。從王進戰破賊。收長安。進復東京。回紇大掠東都。廣平王令耆老以繒錦萬疋賂回紇。乃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宴賜甚厚。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啜為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送公主之。其國既至。可汗驕倨不拜。瑀折之。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

主為可敦。瑀還獻馬五百疋。貂裘白氈等。乃遣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明年骨啜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明年使使入朝。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荐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數以語。凌靳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

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與可敦偕來。

可敦僕固懷恩女

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

子討賊。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師。進子昂與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東會。回紇于陝州。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舞蹈。庭詰至。再子昂等固拒之。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少華琚榜之一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回紇及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遣使賀天子。

其兵留河陽屯。三月。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與朝義拏戰。蹠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攘剽。至是益橫。詎折官吏。至以兵夜抄含光門入鴻臚寺。詔加可汗可敦冊。命遣王翊統其牙冊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二萬戶。以其左殺右殺為王。其酋長十都督皆封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詣其營。遺以纏頭綵三千。且讓之酋長。訾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

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與盟而飲。與唐兵擊退吐蕃俘獲甚衆。令胡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大曆三年。可敦卒。遣使弔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繼室。遣使冊為可敦。賜繒綵二萬。時財用屈。稅公卿羸橐。它給行。回紇之留京師。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詔劉清潭慰諭。復出暴市。物有司不敢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為償六千。十年回紇

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馱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陞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脩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為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曰。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鬪。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

汗使長建達于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徃徃留京師。五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徃徃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群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疆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徃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群胡。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于。徃言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于迦。踞坐青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罪死。唐不自戮。何假手于我耶。良人罷去。休等幾死。

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為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亦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畜前志未平。謂宰相李泌曰。和親。侍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母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寇邊。然兵未出。為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所立。遣使者告。垂髮不翦。

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為無罪矣。今其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答。怨益深。願聽昏。而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從之。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明年。可汗遣其宰相等來迎。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為回鶻。言捷。驚如鶻。然詔以嗣滕王湛然為昏禮。使且將冊書拜。可汗加號。并冊公主為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詔遣使冊為

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昕等。皆為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厭。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廷相依。亦厭虜哀索。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頡于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死。其弟自立。為國人所殺。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詔遣使冊為可汗。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祿於北廷勝之。來獻俘。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遣使來詔冊命如故事。永貞元年死。遣使弔祭。冊所嗣為可汗。元和初。再朝獻。三年死。詔冊其嗣。為可汗。遣使者來請昏。禮部尚書李絳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又淮西吳少陽垂死。若無北顧憂。可乘其變。發諸道討平之。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又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貲。非損寡得大乎。帝不聽。穆宗立回鶻。又固請昏許之。俄而可汗死。遣使冊所嗣。為可汗。可汗乃遣

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遣使來詔冊命如故事。永貞元年死。遣使弔祭。冊所嗣為可汗。元和初。再朝獻。三年死。詔冊其嗣。為可汗。遣使者來請昏。禮部尚書李絳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又淮西吳少陽垂死。若無北顧憂。可乘其變。發諸道討平之。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又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貲。非損寡得大乎。帝不聽。穆宗立回鶻。又固請昏許之。俄而可汗死。遣使冊所嗣。為可汗。可汗乃遣

使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以太原公主下降。主憲宗女冊為可敦。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賊。議者懲創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立。遣使冊為可汗。文宗太和六年。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遣使冊為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馭特勒為可汗。方歲飢。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

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馭職。屠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為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大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于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于。殺之。劫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飢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啜沒斯特勒那頡啜。將其部

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
臣頡于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吾
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
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
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
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唃沒斯以
赤心。紆桀。難得要領。即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
下。那頡啜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
沙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啜
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分兵尚彊。號十萬。駐牙大同
北間門山。而特勒廐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
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唃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
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
唃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
唃沒斯為右金吾衛上將軍。爵懷化郡王。其酋阿歷
支等。皆拜郡公。唃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為天子
扞邊。帝命劉沔為列舍。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
籍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恚。進略大
同。川轉戰攻雲州。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唃沒斯
等。既朝。俱賜姓李。名唃沒斯曰。思忠。於是詔劉沔為

回鶻南面。招撫使思忠為西南面招討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等。以兵出振武與沔等。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思忠等與回鶻戰。屢破之。烏介方薄武石雄。馳入夜穴壘。出鏖兵。烏介驚引去。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窮躡其後。仍啗黑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飢寒。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即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為可汗。思忠等以國亡。皆願入朝見。聽擢為左監衛上將軍。稟奉賜弟。分其兵隸。諸

節度。遏捻可汗。哀殘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大中初。張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寔耗滅。所存名王貴臣三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輸令羈致可汗。遏捻懼挾妻葛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七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厖特勒是時。特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京師。帝即冊拜。盟祿登里邏汨沒。蜜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

再獻方物。懿宗時大首。僕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于米懷王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為國仇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自唐以女妻之後。代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元年。都督周易言等來。史不見其君長。

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還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使冊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弟狄銀立。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使來朝。明宗冊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犂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碯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剽氍。陶駘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

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嘗以馬市中國。其所賫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仁裕卒。子景瓊立。宋建隆二年。景瓊遣使朝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犀牛尾。貂鼠等。三年。又遣使貢方物。開寶中。累入貢。其

宰相亦來貢馬。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宗璜之用。五年。及雍熙元年。俱入貢。端拱元年。九月。回鶻都督石仁政。磨囉王子等四族。並居賀蘭山下。無所統屬。蕃部入貢。多由其地。磨囉王子自云。向為靈州。馮暉阻絕。由是不通貢奉。今有內附。意各以錦袍。錦帶賜之。至道二年。甘州可汗。附國來貢方物。因上言。欲同率兵。助討李繼遷。賜詔優獎之。咸平四年。可汗遣使來貢。自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得縛繼遷。以獻

降詔嘉諭之。景德元年入貢。四年入貢。又遣僧來奏。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錫名額。不許。大中祥符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其使者請從祀汾陰。其年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既而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蕃兵立功。皆首領。請加恩賞。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為夏州鈔奪。及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接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既而唃廝囉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為仇敵。復阻貢路。八年。可汗遣使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從

之。天禧二年。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同龜茲國。可汗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天聖元年。甘州遣使來貢方物。六月。詔封甘州回鶻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各遣使入貢。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為軍主。歲給綵二十四匹。神宗問其國種。落生。薩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敕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

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入蕃不得前。而妄奏功
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
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為貨易。至留久不歸。
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
乃立法禁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八

鄯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治烏孫
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唐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
邨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觖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
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
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寔疆內相
攻其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北廷。

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婆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督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滎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蒲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

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為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黑離軍擊使。長安二年。進為金蒲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蒲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為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

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魚擷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廷者亦因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為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為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為唐臣不幸陷汗今若走蕭闕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鬪不解部衆畧盡盡忠死之執宜哀瘵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

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捍虜為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耄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州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執宜以軍從討

王承宗有功進蔚州刺史。王鐔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討吳元濟。詔執宜隸光顏軍有功。授檢校刑部尚書。入朝留宿衛。後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立。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伐潞。誅劉稹。俱從軍有功。遷朔州刺史。仍為代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回鶻殘衆寇河西。詔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赤心所向虜。輒披靡始。沙陀臣吐蕃。其馳射趨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由此

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戍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龐勛亂。以突騎從軍討平之。進大同。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賜弟京師。後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以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時歲歉。文楚朘損用度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等與國昌子克用謀執文楚。殺之。據州以聞。共丐以克用為大用。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等討無功。國

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取其賞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東兵繞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俾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為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入雪。士瘁。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為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

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北。鐸密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傑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即倡言。今黃巢北寇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領未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千人。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隴西。士踴。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令合大衆。不得威名。宿將具無功。吾

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北得罪于朝僞伐北
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
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
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促
本軍討賊克用募萬人趨代州詔克用還軍朔州義
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
同討巢克用喜即以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
守代州克用破巢賊收復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為代北節度使未幾以克
用領河東節度使光啓三年國昌卒昭宗即位封克
用晉王後卒子勗存嗣討滅朱友貞復唐祚是為唐
莊宗。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
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
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脾孰東方已
明蓋近日入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詔以其地
為玄闕州其大酋侯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
十驥皆為美名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初余
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黠戛斯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馬者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為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結骨。稍號訖骨。亦曰訖訖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訖西北三千里。南衣貧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背面綠瞳。以黑髮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趨佞。男子有勇。黠其手。女已

嫁。黠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為茂。師哀。以三哀為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水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為麵。糜糝。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為馬頭。有橐它。牛羊為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羴羝。鹿黑尾者。似麀。厚而黑。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鴈鶩。烏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號迦沙。為六絕。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所木為盾。

蔽胫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為之號。服貴貂。豹。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釦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毼。錦蜀綾。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為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為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負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鬻篋盤。鈐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

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為甘昏。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務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踰歲。而為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為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為盜。以首着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礪鶻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劔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

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為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屋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彊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入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以其地為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

將軍。即為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為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面云。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祿。以待黠戛護送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回鶻遣師伐之。不勝。阿熱恃勝。詬之。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之山之南。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里。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

送衛還朝。為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復遣使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以其窮遠能修職貢。班渤海使者。上遣使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李德裕上言。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如貞觀時。為王會圖。以示後世。從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齧。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僕骨

僕骨亦白。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鶩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滅其酋

娑匭侯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為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唐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葛邏祿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刺。二熾侯。或為娑匭。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侃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熾侯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為玄池都

督府。即用酋長為都督。後分熾侯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彊甘於鬪。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密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之處。烏德捷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首。阿布思進討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寔盛。與回紇爭彊。徙十姓可汗故地。盡

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根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駝馬

駝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有三萬人馬三十萬疋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稍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浦波反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為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為

盤盃隨水草居止累木為井欄樺皮蓋以為屋土木草蓐如氈而寢處之草盡即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駝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駱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通唐永徽中遣使朝賀突厥謂駝馬為曷刺亦名曷刺國

鬼國

鬼國在駝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著渾剥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相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噐土無米粟散鹿皮及蛇駝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厥施二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吐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檐部落。其駁馬鹽漠並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杜氏通典傳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覆兩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拓跋氏宇文氏高氏符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迺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詫丑亞反曰。當判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羗胡

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衆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羗分散各還本部。部至數萬。故符姚代興鮮卑既入中國。而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娉蠕蠕女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

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勞面如其國。臣其為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來。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辯。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冊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冊。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冊名戎祿。或曳据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氎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觀衣冠之儀。申覲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

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乃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懼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從。則晉祚

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

弊。高帝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絲。麩葉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曰殫盡節。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業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劉起居。既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獫狁內侵。命將征

盡境而還。譬蚊蚋螫人，驅之而已。是為中策。漢武輕賫，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尅。是為下策。秦築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為無策。自古無得其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措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脩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子邊城，不選武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歛於人。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弃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又過千金。安在其不弃質而失重利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踈，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使曲在

彼蓋聖主禦蠻夷之常道也。既以為嚴尤之議辯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為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為之勞師；其降也，不為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勲。俾其欲為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御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筭，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既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

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脩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地，役三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既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一
六
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
泣諫曰。帝唯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
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告趙王反。
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
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
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耶。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
耳。且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
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為
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北人之勒
耳。而大姿豁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衆莫之識。武

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
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為下策可矣。而漢
之失策。非止用兵。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
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
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
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
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
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
敢不來享。莫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
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

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為戎妻。媼。鳥反。老媼反。烝母報子。從其汚俗。

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聾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治之姿。毀節異類。其為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耻。東漢至曹。馬招來羗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首。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毼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

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蹙。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為羗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為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為。而弃同即異。與頑用鬻。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既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為不能臣妾也。聖上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

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代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貺故曰。嚴尤之議。辯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於禽獸夷狄乎。夫竒貨內來。即華夏之情蕩。織屨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竒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

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為贄幣。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大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由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

為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則
羗炙。貂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遍居中
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
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
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
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
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
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臧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
盡者。四夷之猾。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
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來犯
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
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為冤酷。薛補闕上書。諫諸蕃
侍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悅華夏服
翫聲色。或窺圖史。兼達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
成大慙。劉起居武指云。秦逐夷狄。出塞限。隔華夷。
是為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越前
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耳。

文獻通考第三百四十八卷終



文獻通考第三百四十八卷終



